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专题信息

第十期

国外教育数据调查

(8月-10月)

2018年10月

目 录

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大幅下降.....	1
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可裨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2
美国：当前教师队伍引人注目的五大特征.....	4
美国：调查发现大多数教师反映教学反馈有助于提升教学水平.....	5
美国：小型私立大学的式微及消逝.....	7
澳大利亚：计划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逐年减少.....	9

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大幅下降

公司盖洛普（Gallup）最新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出现异常大幅下降，共和党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滑坡尤为明显。

盖洛普每年都会就美国民众对各类美国机构的信心进行民意调查。根据今年的调查结果，尽管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机构比对许多其他机构（包括国会、银行和公立学校等）更有信心，但也不能忽视只有不到一半（48%）的美国成年人对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当多”的信心的事实（具体见图 1）。而且进一步从纵向对比来看，这一数字与 2015 年的 57% 相比差距很大。其中，共和党对高等教育信心的下降最大（见表 1）。高等教育机构成为美国民众信心在短期时间内下降最快的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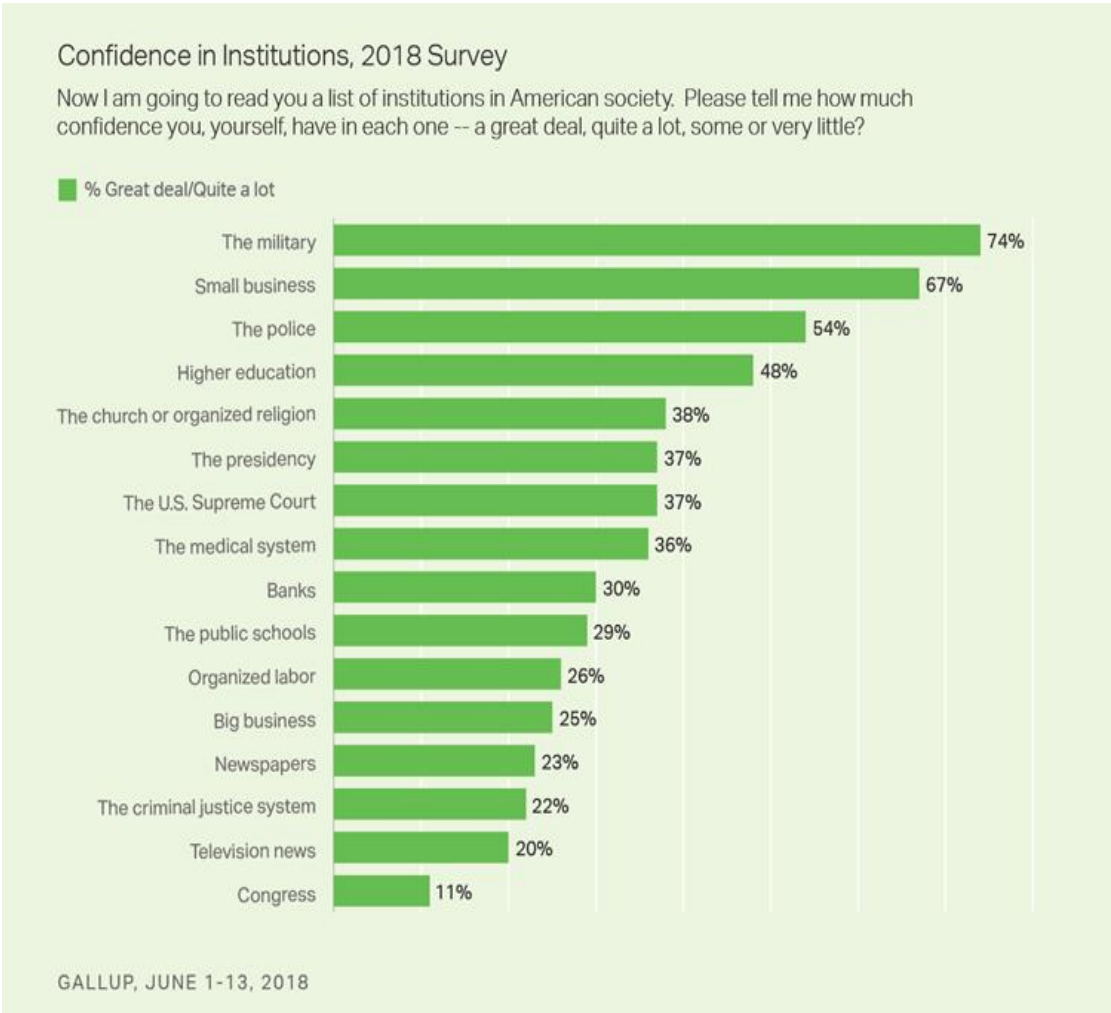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民众对美国各机构的信心水平调查结果

Percentage of Adults Confident in Higher Education

	2015	2018
All	57%	48%
Republicans	56%	39%
Independents	48%	44%
Democrats	68%	62%

表 1 美国各党派成年人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水平

同时，盖洛普调查报告也指出，在其之前已有大量调查结果指出美国高等教育公众形象下降，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运作方式存有疑虑，尤其是共和党人的质疑声最大。盖洛普分析师杰夫·琼斯（Jeff Jones）表示，高等教育领导者应该对此现象给予重视，因为政治家或捐赠者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决策建立在民众对其的信心水平之上。哈佛大学新任校长劳伦斯·S·巴科（Lawrence S. Bacow）也对此现象表示担忧。在 10 月 5 日的就职演说中，他表示：“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不断减少是学术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有生之年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人们质疑送孩子上大学的价值、高校是否值得公众支持、高校是否对国家有益的情况。”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可裨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专家组成员、高等教育课程主任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借助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简称 ABS）提供的数据，分析了当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发展变化（见图 1）。根据 1987-2017 年 25-34 岁从业人员的工作岗位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新时期的发展，传统行业如销售、机械运作、文职工作等的就业人数基本不变，而专业性强的职业就业人数呈明显增长的趋势且增幅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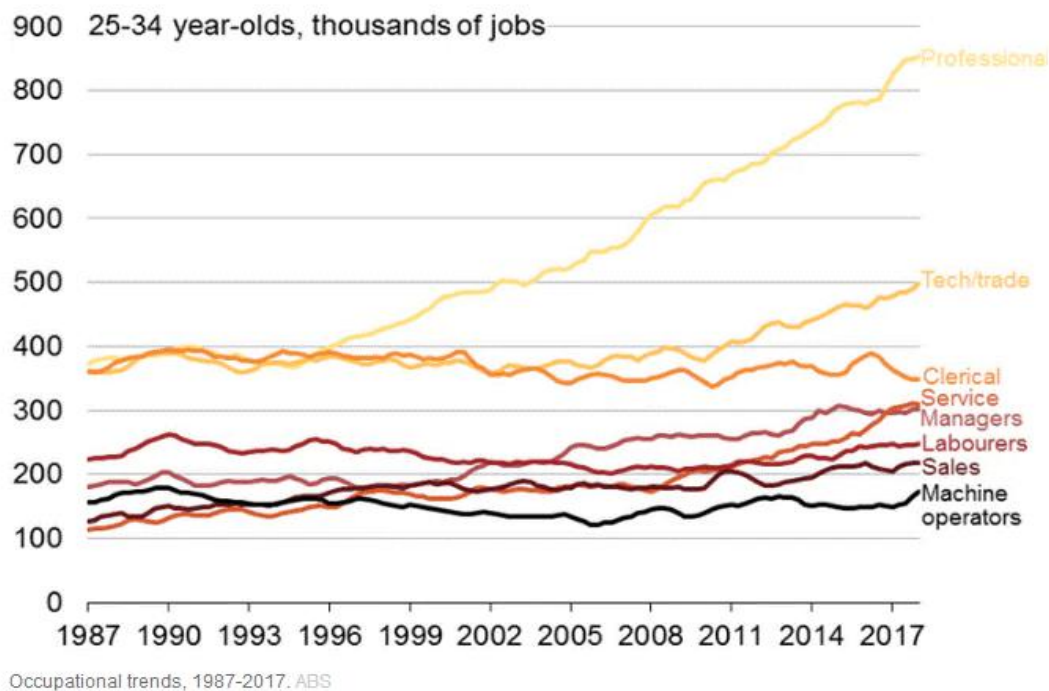


图 1 澳大利亚 1987-2017 年间 25-34 岁人群就业趋势图

在 2009 年以前，澳大利亚政府对各学校的财政资助采取定额拨款方式，资助额不受学校招生人数的影响，学校继而在各学科招生数量上以“趋利避害”的方式进行取舍，以应对定额财政拨款与多学科发展资金匮乏之间的矛盾，如医疗护理专业便因此遭受冷落，致使澳大利亚必须依赖从海外大量引进医疗卫生领域专业人员。从 2009 年至 2017 年，“需求驱动资金”（demand driven funding）政策——政府财政拨款额根据大学本科生招生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取代了原有的定额拨款政策，各大学遂纷纷扩招，但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的产生：市场上人才供过于求，致使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难以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大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也有所下降。因此，虽然整体上本科生入学人数仍呈增长趋势，如科学专业学生从 2008 年至 2016 年期间增加了 12000 多名，但也有部分专业本科生入学人数呈减少趋势。因此，由于需求驱动资金所导致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澳大利亚从 2018 年起又恢复了定额拨款的教育资助政策。

就业市场的变化需要有相应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接轨，以帮助平衡毕业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教育体系能够让毕业生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实现完美平衡，毕竟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有其各自不同的时间线。安德·鲁诺顿认为，回归定额拨款方式以限制本科生招生人数是不尽人意的，因为某一专业领域，例如技术和贸易领域，其就业人数在整体上是增长的，但在该领域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劳动力稀缺的问题。而发展职业教育可以改善

当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面临的就业问题，因为职业教育不仅能分担高等教育生源过剩的压力，还能弥补特定专业方向的人才缺口。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美国：当前教师队伍引人注目的五大特征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简称宾大）教育研究生院教育社会学系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Richard Ingersoll）在对近三十年（1987-2016 年）全美教师校长调查（National Teacher Principal Survey）的数据研究后发现，当前美国教师队伍存在如下五大引人注目的特征。

第一，教师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学生。

从 1987-88 学年到 2015-16 学年，美国全体 K-12 学生数量增加 20%，但同一时期内，教师总数却增长了三倍以上，高达 64%。英格索尔表示，他并不完全确定这一趋势背后的全部原因，但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小额班级规模、特殊教育教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师、数学和科学教师、以及课外活动专家的需求。“但是公众的所有需求都要付出代价，”他说，“所以，在费用可负担性方面，我认为这一增长趋势将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可能会花费国家 300 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资金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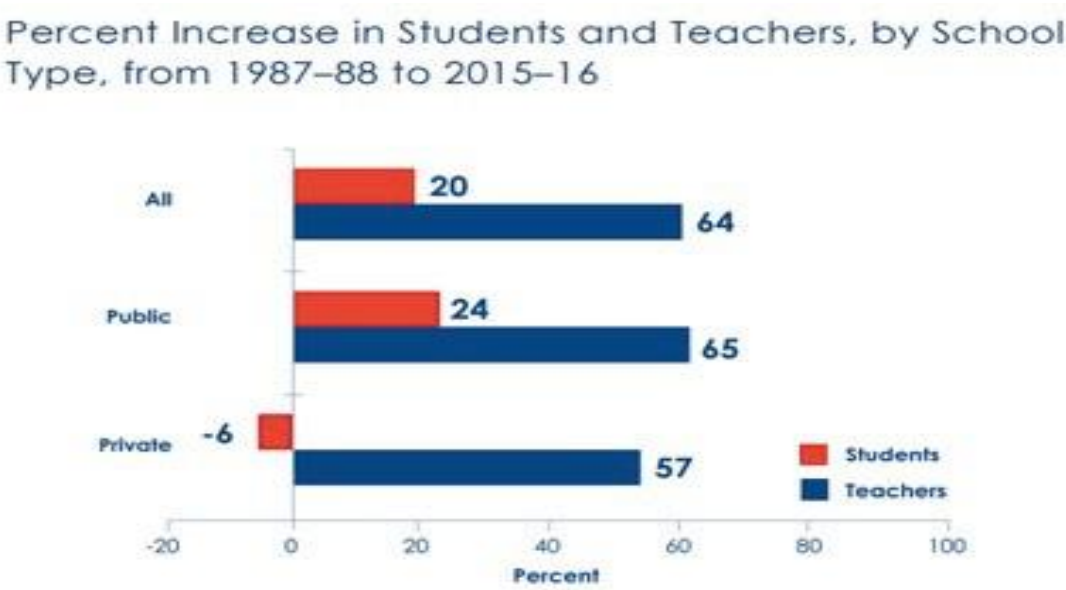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 K-12 学生和教师的增长比率（1987-88 学年至 2015-16 学年）

第二，44%的新教师在五年内离开教学岗位。

尽管美国教师队伍的数量在不断壮大，但有 44%的新教师会在入职后的五年内离开教学岗位。英格索尔表示，这是一个很高的损耗率，当前美国教师的离职率远高于许多其他职业，例如警察。

第三，教师队伍的老龄化已基本结束。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最常见年龄持续上升，到 2007-08 学年达到 55 岁的高峰。现在，教师队伍最常见年龄开始下降并且分布范围也在扩大——35 岁到 45 岁左右。鉴于经验丰富教师的薪资更高，且退休后还享有养老金待遇，所以教师队伍的老龄化意味着学校和政府人员管理的高成本。所以，随着教师老龄化的结束，这一境况也有所转变。

第四，教师正在成为一个种族多样化的职业，但留任仍是一个问题。

虽然目前美国教师队伍仍然是白人数量最多，但公立学校的非白人教师比例已从 1987-88 学年的 12.5% 增加到 2015-16 学年的 19.9%。事实上，非白人教师数量的增长率是白人教师增长率的三倍多，甚至还超过了非白人学生的增长率。尽管如此，非白人教师离职的比率也远远高于白人教师，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英格索尔将这一问题称为“漏桶”（leaky bucket），即非白人教师的高离职率正在抵消招募多样化种族教师候选人的努力。

第五，教学行业变得更加女性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美国公立学校女性教师就在不断增加，从 1980-81 学年的 67% 增长到 2015-16 学年的 76%。英格索尔表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在他整个 K-12 教育阶段遇不到男性教师。“这很有趣，尽管现在社会上的许多职业都面向女性开放，但许多女性仍然扎堆于教学行业。”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或许跟教学行业能够允许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且为女性提供更多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大约一半的校长都是女性）有关。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美国：调查发现大多数教师反映教学反馈有助于提升教学水平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 RAND）近期发布的报告《全美教师对反馈和评估系统的看法》（A Nationwide Look at Teacher Perceptions of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Systems) 发现, 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学反馈体系确实对其教学实践有所帮助。该报告使用了 2016 年 10 月兰德公司下属机构美国教师专家组 (American Teacher Panel) 调查的数据, 调查对象是随机选择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公立学校教师小组, 共有 1,825 名教师参与了此次调查。

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88% 的教师表示他们在 2015-2016 学年至少收到过一次教学反馈, 而 35% 的教师表示每年收到多次教学反馈。一般来说, 教学反馈最常见的来源是正式的课堂观察反馈; 有很大一部分教师表示每个月有多次收到其他教师或学校领导的非正式反馈; 只有少数教师 (22%) 表示他们收到了学生的反馈。同时, 教师们表示, 收到其他教师的反馈比学校领导的反馈更有帮助, 而且, 接受教学指导或导师的反馈不太常见——只有 36% 的教师收到从该来源获得的反馈。但在那些确实收到此类反馈的教师中, 82% 的人表示这对于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有帮助。

Frequency of Teacher-Reported Feedback from Different Sources (n = 1,825)



图 1 教师从不同途径获得反馈的频率

总体而言, 76% 的教师表示收到教学反馈后他们的教学实践水平得到了改善。如图 1 所示, 83% 的收到四次及四次以上教学反馈的教师表明他们学校的教师反馈评估系统改善了他们的教学实践。相比之下, 这一比例在收到两到三次教学反馈的教师群体中占 79%, 在收到

一次教学反馈的教师群体中占 67%，在从未接受过反馈的教师群体中占 61%。可见，收到教学反馈的频率越高，对教师教学水平提高的帮助越大，教师对反馈系统的认可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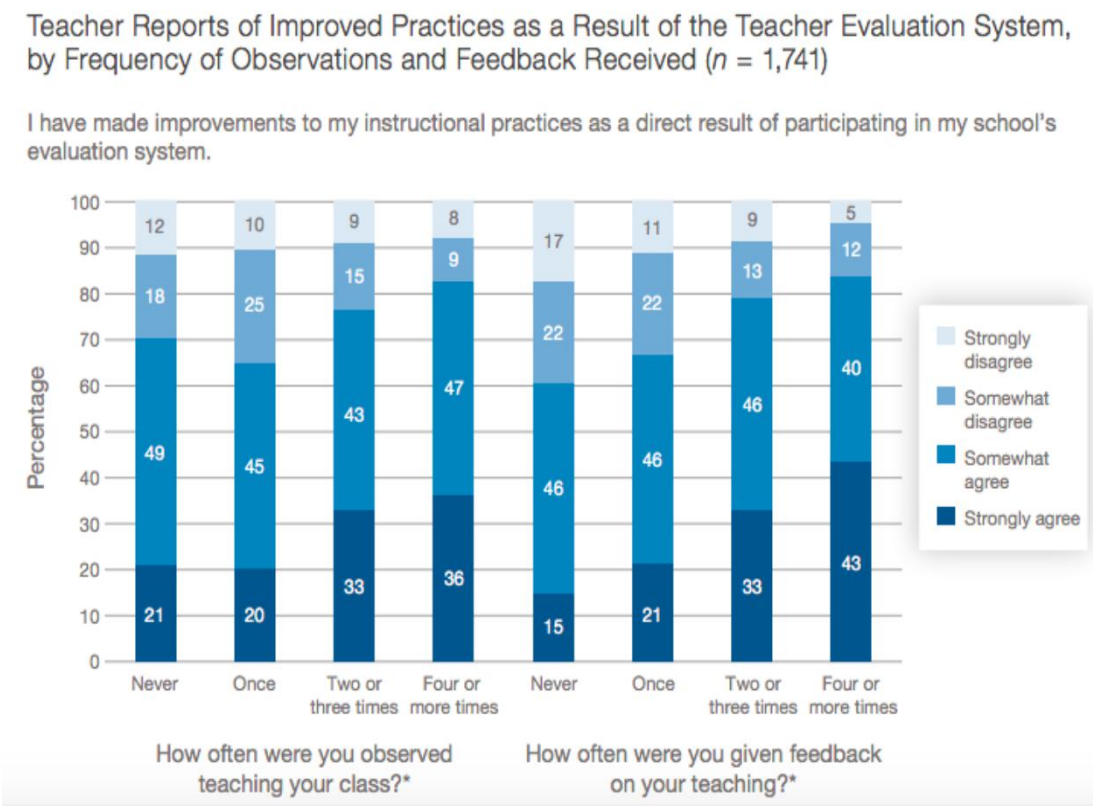


图 2 教师收到的课堂观察和反馈频率与教学水平提升的关系

除此之外，兰德公司项目组的研究专家提出，此次调查结果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教师更加倾向于教师同事给予的教学反馈，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重视此类反馈在教师反馈评估系统中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和地区领导还应考虑如何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教学反馈资源以及充足的教师反思时间等，以帮助教师更好消化这些反馈，从而提升自身教学能力。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网

美国：小型私立大学的式微及消逝

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2018 年对美国高等院校进行了财务状况调查（*2018 Surve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结果显示，只有 44% 的四年制私立高校财务总监对其学校未来 10 年的财务稳定情况抱有信心，而去年这一数字是 52%，前年则占 54%，可见各私立高校的财务稳定状况正在逐年下降。受访者中，有 24%

的小型私立高校校方财务官员表示，校领导已经就学校合并进行了“严肃”讨论，而 1 年前还只有 5% 的人受访者表示在就合并学校进行讨论，由此可见小型私立高校的情况令人堪忧。四年制私立高校中超过 2/3（68%）的财务官员承认他们现在的学费折现率不可持续。

如图 1 所示，图中绿线代表私立学士学位高校（私立本科大学）的财务官员信心状况，2018 年的情况显示，相比其他高校，其信心最低；相比之下，公立博士学位的大学官员的信心最高，尽管从去年到今天公立学校的信心有所下降，但它的官员仍比私立学校的更有信心。此外，在每年的调查中，还会发现学校财务官员的信心要普遍比学校的校长低。均福会计事务所（Grant Thornton）高等教育实践主任拉里·莱德（Larry Ladd）说，他对财务官员信心更低的情况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些财务官员的职责就是进行学校财务风险防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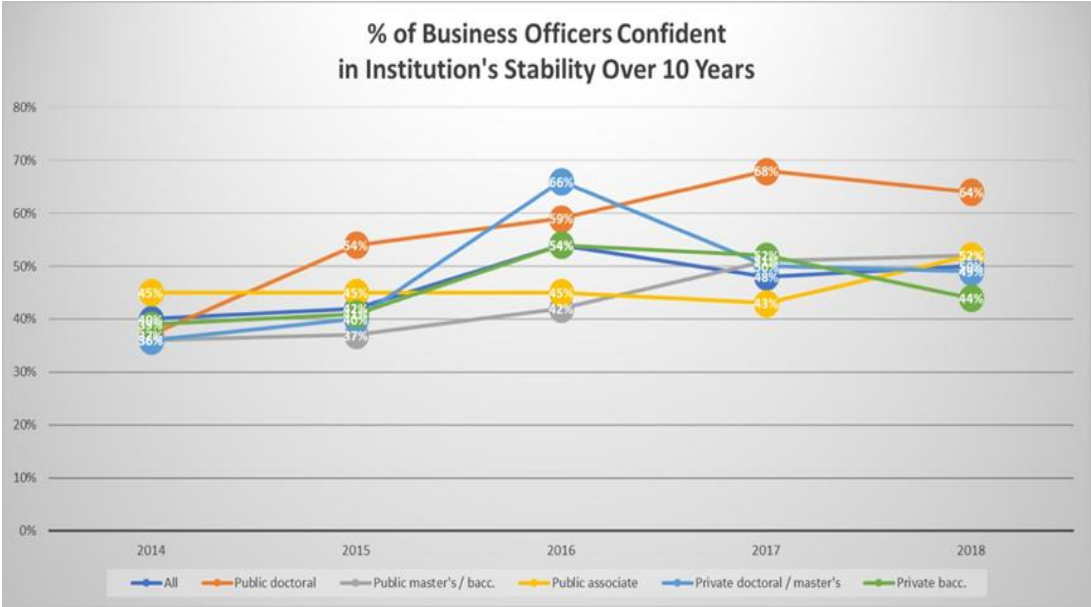


图 1 学校财务官员对未来 10 年学校财务稳定状况的信心变化趋势

图 2 则显示了财务官员对学校学费折现率的态度，学费折现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校的收益情况，如果财务官员认为折现率不可持续，则代表了他们对学校未来的财务状况并不看好。图中黄色条形代表 2018 年的状况，很明显，学校财务官员 2018 年对学校学费折现率的不可持续性更加担忧，尤其是私立学士学位高校，达到 68%。与图 1 所示情况类似，相比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对未来的财务状况普遍不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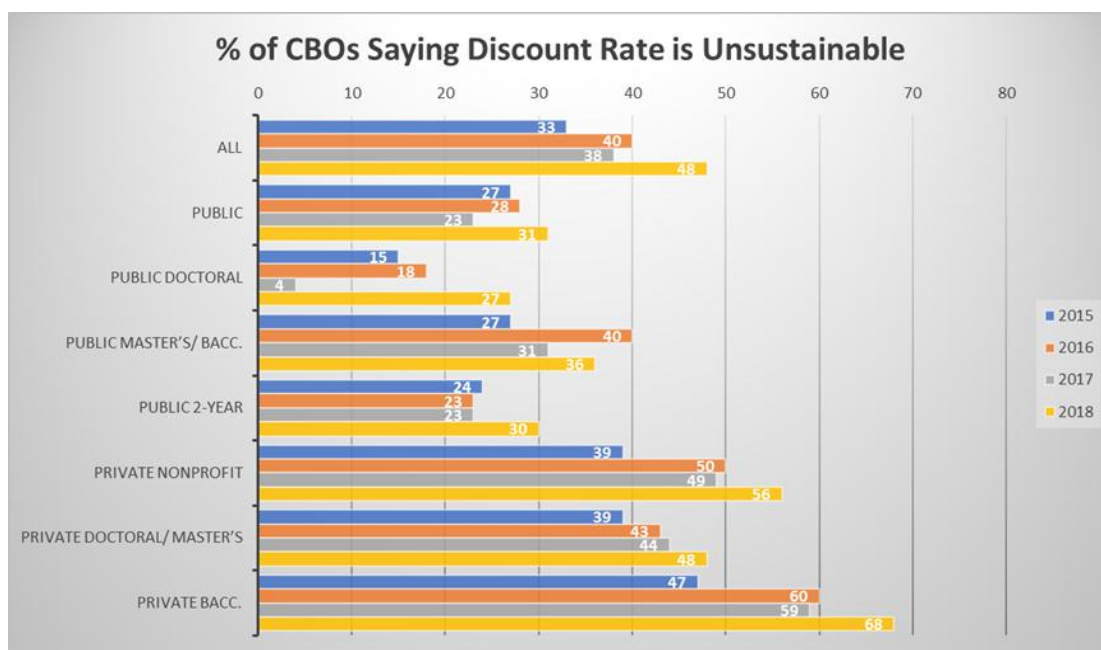


图 2 认为学费折现率不可持续的学校财务官员占比情况

总之，与公立高校相比，私立学校财务官员对未来学校财务状况不持乐观态度，这也是造成诸多小型私立高校做出合并学校决定或有合并打算的重要原因。

信息来源：英国卫报教育版

澳大利亚：计划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逐年减少

澳大利亚一项新的调查研究表明，与 15 年前相比，期望上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简称 TAFE）的澳大利亚青少年比例逐年减少。此次调查由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简称 ACER）组织完成，ACER 主要负责管理澳大利亚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

此次调查发现，2015 年共有 54% 的 15 岁学生有志于攻读大学学位，大约 3% 的人希望获得 TAFE 文凭。这一数据相比 2003 年有所下降，2003 年有 63% 的学生计划上大学，8% 的学生计划获得 TAFE 文凭（如图 1 所示）。同时，2015 年期望进入大学学习的澳大利亚学生的数据（54%）高于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的平均数据（44%），同时也高于爱尔兰的 46%、新西兰的 45%，但是低于加拿大的数据（64%）和美国的数据（76%）。

Percent of Australian students who expect to complete a university deg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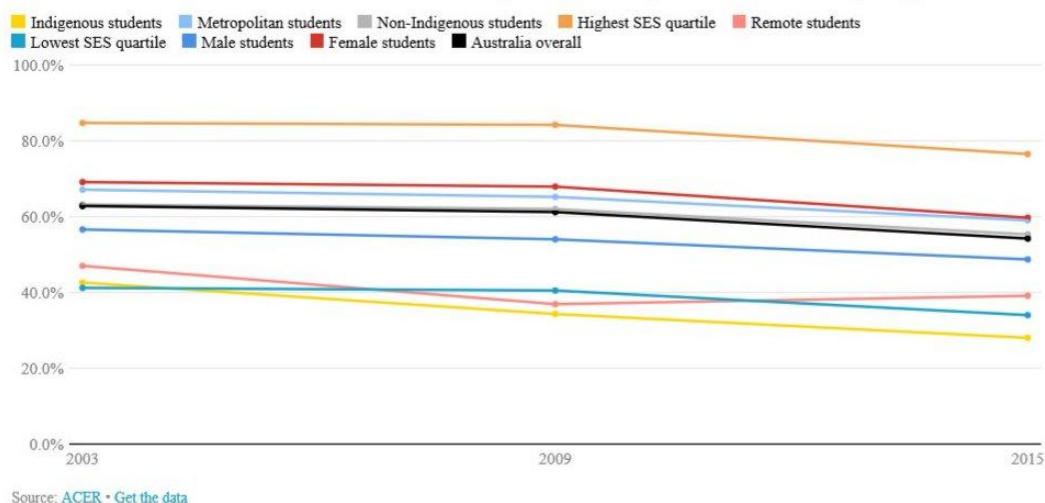


图 1 计划获得大学学历的澳大利亚学生比例

目前，青年学生对大学学位的期望下降尚未引起较多的警惕，然而它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容小觑。例如，不同的学生群体之间对于是否继续学习的态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土著学生、贫困家庭学生等群体亟需得到重视。

对于未来所受教育的期待和要求会对学生当前的受教育体验、学习动机、行为和学习成绩产生较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学生如果知道自己的家庭负担不起让他上大学的学费，那么他在平时的学习中就会较少的投入精力和时间，因为进入当地的职业学院学习只需要较低的分。对于年轻人来说，对进一步学习的期望也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种期望可能更具实际意义：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越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越有可能得到提升，同时可能培养出更多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基本标准。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2018 年 10 月